引 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①。

—— 江泽民

世界军事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军事革命，谁在这场竞争中走在前面，谁就将赢得下个世纪的战略主动②。

— 张万年

(一)

渐变延宕历史，巨变分割时代。当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正推动人类历史进人以信息化为特征的新时代。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的新军事

①《人民日报》 1995 年 5月 27 日。

②参见张万年为沈伟光的《新军事问题》（2000 年 6 月，新华出版社）作的序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变革正在悄然进行，引发了军事领域的新革命。恩格斯曾告诫我们，要了解和重视我们时代的异常革命的性质。面对军事领域的新革命，我们不仅要关注，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深入、细致、系统的探索与思考。

人类的花朵是思维，思维的花朵是创新，创新是人类进步之源。自熊彼特在 1912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并阐述了创新的原理后，“创新”就深深地根植于人类思维的土壤，成为推动人类改造社会和自然的不竭动力。江泽民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世界军事大国纷纷调整军队发展战略，加速军队现代化建设，努力酝酿军事领域新突破的今天，创新就成了我们追赶世界军事潮流、强军强国的新要求。江泽民指出：“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变革方兴未艾，军事大国纷纷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这场军事变革，是以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大背景的。现代科学技术对军事领域的影响，就其深刻性和广泛性来说，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新挑战”。

在军事创新体系中，作战理论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对于军事发展和变革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军事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军事变革的深刻动因蕴涵于军事技术的进步与物质手段的创新之中，而军事变革的实现则有赖于作战理论的创新与突破。作战理论的创新与突破一旦形成，又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军事变革，成为新的军事变革的推

进器和催化剂。因此，作战理论创新是新军事变革的灵魂。美国陆军原参谋长沙利文上将曾发表文章写道：“21 世纪部队必须体现出能用新的思维方式来设想战争的形态。……精神变化是物质变化的先导，思想的转变应当要先于软件和硬件的改变”。新军事变革不仅体现在军事技术的发展、武器系统的改进、编制体制的调整上，还应体现在作战理论的创新上，没有全新的作战理论，就不会发生真正的军事变革。战术理论是作战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这场新军事变革中，战术理论的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战术理论是战场对抗理论的基础，没有战术理论的创新，也就无从谈及战役、乃至战争的理论创新。此外，在未来的高技术条件下，战斗的地位明显提高，战斗对战役、战争的影响显著增大，有时一场或几场战斗就是一次战役或战争。因此，抢夺战术理论制高点，研究满足新军事变革需要的战术理论创新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

“新军事变革中战术理论创新”，是一项创造性的系统工程。为了能够更好地研究本课题，在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上，做了适当的限制和规定。

在时间维度上，“新军事变革中战术理论创新”是指新军事变革“全面展开时期”的战术理论创新。新军事变革是一场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的时代变革，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完成。按照当前权威的说法，新军事变革现今刚刚度过“妊娠期”，正处于“婴儿期”，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进入“少年期”或“全面展开时期”。为了深刻挖掘新军事变革给战术理论可能带来的激变，本文把探索的目光瞄向了 2010年前后新军事变革“全面展开时期”。届时，军队将普遍实现数字化或大部分实现数字化；信息化的武器装备将广泛运用；信息化战场将初步建成，催生战术理论全面创新的客观条件基本具备。

在空间维度上，“新军事变革中战术理论创新”是从世界性的新军事变革角度来研究战术理论创新。目前，从我军新军事变革的进展来看，无论是在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还是在编制体制和军事思想的变革方面，与美军、俄军等世界军事强国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真正能够代表新军事变革未来发展趋势的，还当属美军和俄军。因此，本课题的研究，要广泛借鉴美军、俄军新军事变革的基本做法，在把握世界性新军事变革的基本趋势的基础上，间接探索我军战术理论创新的总体发展思路。

在内容维度上，“新军事变革中战术理论创新”是指新军事变革中战术理论创新的具体内容研究，而不是新军事变革中战术理论创新的方法论研究，也就是说，本文在于直接探索新军事变革影响下的战术理论创新的具体内容，而不是研究以何种原理、运用何种方法去把握新军事变革影响下的战斗和战术。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正在兴起的新军事变革

发展是事物存在的本质属性，任何事物都具有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质变。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这种质变往往被称之为革命，即人们在改造社会过程中所发生的重大变革。如，思想革命、社会革命、艺术革命、文化革命等。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们在仔细审视英阿马岛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之后，惊讶地发现军事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新的变革。1982 年 2 月，英国特混舰队行程一万多公里，到大西洋西南端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水域，与阿根廷军队展开了激烈的飞机战、舰船战、导弹战、电子战。交战中，先后有一百多架飞机纷纷坠入大海，数十艘现代化军舰不是葬身海底就是受到重创，其中阿军“超级军旗”式战斗机在 40 公里外的超低空仅以 1 发‘飞鱼’导弹，就击沉了英国价值 2 亿美元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1991 年 1 月，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以超视距的火力—电子打击为先导，对伊军进行了长达 38 天的空中突袭，而后又以强大的装甲机械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部队对伊军进行了猛烈的地面突击，仅用 100 多小时的时间，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全面击溃称雄海湾多年的伊拉克军队。在这场战争中，巡航导弹、隐形轰炸机、联合监视与目标攻击系统飞机、空中预警指挥飞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F—117A 飞机的飞行架次仅占全部飞行架次的 2% ，但却击毁了 40% 的战略目标。1999 年 3 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将巴尔干半岛作为一个“高技术武器试验场”，发动了世纪之末的又一场高技术战争。北约部队以“非接触作战”为主要作战样式，动用包括“联合效应弹药”、“联合防空区外武器”、“感应引信武器”、“联合直接攻击弹药”①在内的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高技术武器，对南联盟进行了长达 78 天的空袭作战。在这场战争中，精确制导武器占所用武器总量的 90% 以上，名副其实地真正成为主导性作战武器。除了有形战场上的较量外，以信息网络攻击为内容的无形战场较量也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刚刚跨过新世纪的门槛，在因恐怖主义事件引发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军使用了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并采用了多种新型作战方式方法。在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信息化程度比海湾战争有了大幅度提高。美陆军信息化武器装备的比重已超过 50% ，海军超过 60% ，空军接近 70% 。美军能利用激光制导轰炸对方目标的战机比例从海湾战争时

① 《科索沃战争启示录》，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1999 年版，第 14 页。

的 20% 上升到 100%，所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由 9%上升到 80%，美军投入伊拉克战场的第 4 机步师已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相比之下，遭受 12 年制裁的伊拉克，军队规模锐减，武器装备陈旧，作战能力仍停留在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水平上，与美英联军形成了明显的“时代差”。因此，尽管伊军在战争之初采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给美英联军制造了相当的麻烦，但最终也无法改写战争的结局。近期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充分显示了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新军事变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将一幅向信息时代迈进的全新的战争画卷展示在了我们面前。

当今世界正由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是新军事变革发生的社会背景。我军研究新军事变革问题的专家王保存研究员在他的《世界新军事变革》一书中写道：“社会是军事的母体，军事是社会的一个重要领域，一定的军事形态是一定的技术社会形态在军事领域的反映，当技术社会形态这艘航船从原来的海域航行到一个新海域时，军事作为它的一部分也必然要进入这一新区域”[①]。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全球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以计算机技术、通信网络技术、传感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撞开了信息时代的大门，使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各种电子信息产品进入社会生活

①王保存著：《世界新军事变革》，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1 页。

的各个领域。以计算机为例，1990年全球计算机已达1.2亿台，这就为孕育信息化战争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信息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基本构成要素：信息化弹药、信息化作战平台、信息化的单兵装备及信息化的指挥控制系统，奠定了信息化作战的物质基础；实现了技术数字化、手段综合化、配置立体化、业务多媒体化、用户全员化、功能多样化的宽带综合数字信息网络，为信息化战争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战场环境；以数字化通信技术为基础，实现了指挥控制、情报侦察、预警探测、通信和电子对抗一体化、武器装备智能化的数字化部队，为信息化战争提供了新型的作战力量；制信息权成为信息化战场上的第一制高点，如此等等，使现代战争呈现出不可逆转的信息化趋势。

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协名誉主席朱光亚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正在发生的这场军事变革，是一场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十分深刻，影响极其深远的革命，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1]。从战争形态上来看，这是一场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的革命。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人类战争经过徒手作战、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几个阶段之后，正在进入信息化战争阶段，信息化正在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特征。所谓信息化战争，是指大量使用信息技术和信息化武器装备，以信息网络化战场空间

[1] 《中国军事科学》1996年第1期，第18页。

为舞台，进行全时空信息较量的战争形态。信息化战争与传统的机械化战争相比，其战场环境及作战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信息化智能武器代替常规机械化武器成为主导性武器；全维一体的信息化战场代替传统的单维为主的常规战场成为主导性战场；高效低耗的“精确作战”代替全面摧毁的“消耗性”作战成为主要作战形式；争夺电磁优势、夺取制信息权成为信息化战争的第一制高点；战略力量、战役力量、战斗力量一体化的整体对抗成为对抗的基本模式。正是由于信息化战争和机械化战争存在着根本性区别，因此，世纪之交的这场军事变革，是军事领域中的一次质的飞跃，是军事领域里发生的带根本性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变革。

为了能够打赢即将到来的信息化战争，世界各国都在采取各种不同的步骤，大力推进新军事变革，使得这场军事变革成为广泛性的、长期性的、根本性的革命。就其广泛性而言，军事变革虽然首先在以美、俄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军队中兴起，但其最终必然要波及全球，成为世界性的军事变革。就其长期性而言，当前的新军事变革还仅仅是个开端，新的军事体系取代旧的军事体系需要一个复杂过程，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就其根本性而言，这场革命不是对原来的战争形态和军队结构进行简单技术嫁接的改革，而是以全新的战争形态和军事组织体制取而代之的根本性变革，是一场囊括军事领域方方面面和军队建设所有相关要素的整体性大变革。其核心内容主要是以

下三个大的方面：一是武器装备走向信息化和智能化，产生质的飞跃。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传统武器的作用机理，使武器装备的性质发生彻底的改变。即，从单纯追求武器装备的物理极限（杀伤力极限、机动力极限等），转变为追求武器装备的效能极限，通过把人的思维“移植”到武器装备上，使武器装备变为活的机械体、聪明的智能体。如机器人士兵、隐形无人驾驶飞机、精确制导武器、自动化指挥控制系统等。通过运用信息要素，使武器装备具有了中枢神经、大脑、眼睛等只有人才具有的智能化功能。一个以信息化武器为主导，以夺取全维空间主导权为目标的全新的武器装备体系正在构架之中。二是军队编制越来越呈现小型化、高技术化和一体化的趋势，军队的组织体制正走向全新的框架。马克思曾经说过：“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间的相互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①。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改革军队组织结构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促使世界各国军队都在走精兵之路：采取多种措施缩小军队规模，调整和优化军兵种结构，加大高技术军兵种部队的比例 加强 C^3I 系统建设，提高不同军兵种间的协同作战能力，建设高度一体的陆海空联合作战部队；把数字化部

①《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 1 卷，总参谋部出版部 1961 年版，第 53 页。

队作为军队建设的基本模式，不断扩大数字化部队的规模。三是作战理论和军事思想越来越强调可控化和高效化，作战理论发生了重大变革。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①。恩格斯这一科学论断深刻地提示了作战理论的变革与军事技术革命的必然关系。在信息技术革命大潮的催化下，信息化的武器装备正逐渐成为主战兵器，信息领域的争夺成为军事对抗的重心。人们对战争的内涵、战争的胜负标准、战争的运用等都有了新的认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将不再是战争的主要目标；最好的战争方式将是不战而胜；最好的手段是智力的较量等，战争的可控化和高效化更加突出。为了体现信息时代的战争理念，战役、战术理论有了全新的发展：在作战思想上，强调快速瘫痪敌人而不是全面毁灭敌人；在打击方式上，强调精确“点穴”打击，减少附带损伤；在打击目标上，强调打击敌作战系统结构，而不是敌重兵集团等，这些带有时代特征的全新作战理论必将带动军事理论的全面创新与变革。

世界范围内新军事变革已经兴起，作为一场长期性、根本性的军事领域大变革，势必将对我军军队建设提出严峻挑战。为了缩发达国家军队的差距，我们必须紧紧

① 《马恩列斯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15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抓住这次新军事变革的机遇，高度重视对新军事变革问题的研究，全面创新军事理论，加快更新武器装备，大力革新编制体制，为实现“打赢”目标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未来的军事斗争中占据主动。

第二节　新军事变革中战术理论创新的本质

现今，人类社会已踏足信息社会的潮头，战争的航船也已向信息化战争的港湾驶进，机械化战争背景下的战术理论向信息化战争背景下的战术理论演变已成为战术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把握战术理论创新的主体内容及创新过程的“脉搏”，已成为科学合理地创新战术理论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概念”推论上，还必须深入研究新军事变革中战术理论创新的内涵和本质问题。

从内容上看，新军事变革中战术理论创新的本质就是要实现由机械化战争条件下的战术理论体系向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战术理论体系的根本转变。战术理论是一种由主观概念和逻辑关系等非物质组成的抽象概念系统。它是人们为研究战斗和指导战斗的需要，对所有战术知识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所组成的一个科学知识体系，是对战斗活动和战斗规律的主观反映。一定时期的战术理论体系反映

了相应的战争形态、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军队组织体制、军事战略方针的基本情况，并直接受以上因素的制约。机械化战争条件下的战术理论体系，是以机械化战争为背景、以机械化武器装备和工业时代的组织体制为基础的战术概念、观点的知识体系，其反映的战术思想和原则、战斗手段、战斗样式、战斗方法等都是建立在机械化战争条件下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水平和编制体制基础上的。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战术理论体系，则是以信息化战争为背景、以信息化武器装备和信息化军队为基础进行战斗的概念和观点体系，其战术思想和原则、战斗手段、战斗样式、战斗方法等都注入了“信息”要素，战术理论体系的各项内容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活动，是在推翻旧事物或改造旧事物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事物。新军事变革中的战术理论创新，就是推翻或改造机械化战争条件下的战术理论体系，建立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战术理论体系。因此，以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为指导实现由机械化理论体系向信息化理论体系的根本性转变，就是战术理论创新的本质。

从功能上看，新军事变革中战术理论创新的本质就是寻找新军事变革给战斗领域带来的新潜能以及释放新潜能的方法。军事变革是新旧军事体系的交替过程，当技术革命使军队和战争的物质技术基础发生质的变化时，战术领域就开始生长出一种新的潜能，把这种新的潜能转化为现实形态的力量，就需要打破原有的战术理论体系框框。这

是因为原有战术理论体系，包括战术原则、战斗方法及组织形式，是建立在原有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产生的，它不能充分运用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成果，总是企图把新的武器装备纳入到原有的理论轨道上，并以原有的原则和方法为标准取齐，这就导致科技新成果所包含的革命意义难以展现出来，往往造成“新武器、旧理论”的不协调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这一新的技术装备就已显露出巨大的威力，但在旧的战术理论中，它只被当做一种“活动的堡垒”，辅助步兵实现阵地突破的手段来使用。尽管战后坦克的性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英、法军队的战术理论仍然延用旧有理论，以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拥有优良的装备却吃了大败仗”。在近期发生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美军作为新军事变革的先行者，已经初步品尝到这种变革所带来的甜头。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采用了新的战法，即从陆、海、空等多维空间同时对伊军展开攻击，着力开辟“地面走廊”，不在一城一地上纠缠，保障先头部队迅速北上，直指伊拉克作战重心一首都巴格达。美军在采用这种战法时强调，要充分利用绝对信息优势、装备技术先进、空中支援及时、机动能力强大等优势，投入较少的兵力，来获得与投入较多兵力一样的甚至是更好的作战效果。在新战法中，美军特别强调部队的快速机动。美军认为，“机动并能占领领土的能力剥夺了敌人取得胜利的第一宗旨——地区控制。一支高度机动和先进的地面部队，在乡村分散地区作战，使敌人无处躲藏并无法坚持下去”。在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拥有巨大的地面机动优势，其地面部队的机动速度是历次战争中所没有的。美军空中部队机动能力，足以在伊军地面部队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应之前，以数倍于伊军的地面机动速度，迅速到达重要战略目标附近，完成对其合围与封锁。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第 3 机步师在空中火力的支援下高速挺进，开战仅 5 天，就长驱直入 400 千米,直逼巴格达。该师在长途奔袭中,创造了日行 170 千米的开进速度，刷新了战争史上快速突击的记录。当前的新军事变革，正在催生大量的新机理的武器装备和新框架的组织形式，一种巨大的军事潜能正在孕生，它要求新军事变革中的战术理论必须进行创新，逐步建立与新的武器装备、新的组织形式相适应的概念、原则和方法。只有这样，战术理论才能为新军事变革条件下的战斗提供科学的战斗指导和有效的战斗方法。

从机制上看，新军事变革中战术理论创新的本质就是促成新的战术理论与新的武器装备、新的组织体制相兼容，在相互促进中协调发展。从近代军事领域里发生的几次军事变革可以看到军事变革中所蕴涵的一条基本规律，即军事技术、军事理论与军事组织体制是在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整体革命。虽然军事技术进步是军事变革的基础和前提，但军事技术进步只能以外在的、强制的形式对军队和战争产生影响，军事领域对它的最初反应往往是自发的、感性的、直观的，只有与创新的作战理论和军事组织相结合，军事技术进步的革命性意义才能得

到充分体现。战术理论是作战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进的战术理论对军事技术进步具有自觉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战术理论必须以武器装备、组织体制为基础，正确反映武器装备、组织体制的现有状况；二是战术理论又要必须对武器装备、组织体制的发展具有牵引作用，能够为武器装备和组织体制的变革提供导向。正是战术理论与武器装备、组织体制之间所形成的这种内在机制，使得它们可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因此，从军事变革的内在机制上来看，新军事变革中战术理论创新的本质，就是促成新的战术理论与新的武器装备、新的组织体制的有机结合，在相互促进中协调发展。

第三节　新军事变革中战术理论创新的基本特点

新军事变革作为社会形态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时期的一次重大军事跨跃，具有其自身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内在规律，认真研究其影响战术理论创新的基本特点和内在规律，有利于保证当前新军事变革中的战术理论创新研究的针对性和指向性。

一、超前性

着眼未来谋求今天的发展，是信息时代人们精神面貌与思想观念显著变化之一。《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

认为：在农业社会里，人们习惯向后看；在工业社会里，人们注重现在；而在信息社会里，人们着眼的是未来。当前正在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的这场新军事变革，同样要求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观念要发生一次彻底的变革，即着眼未来、主动设计未来、超前创造未来。美国能在这场新军事变革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正是因为美军有一种超常规探索和应答挑战的思维定势与框架。美军早在80年代就发展用于2000年的空地一体战理论；在1996年就颁布了2010联合构想；在2000年又颁发2020联合构想。由此可见，美军总是用一种超前性的创新框架来牵引未来的军事发展。

超前性创新新军事变革中的战术理论是实现从简单地预测未来向主动设计未来的重要途径。孙子在《形篇》中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①，所谓先胜而后求战，指的是先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再去作战，这叫“未战先胜”。而超前性地创新新军事变革中的战术理论，正是把握军事变革主动权，创造“未战先胜”的重要条件。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多少”②。战争实践具有间断

① 吴如嵩著：《孙子兵法浅说》，战士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73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